



□周云龙

听起来是段子:女大学生宿舍,有4个人,但可能建了5个群。微信时代,大家很难真正离“群”索居了。好奇的是,一个手机里,最多能有多少个群?一个群里,最多会有多少人?有多少是不认识的人?

群与群是相似的,名字有时都一模一样。不过,群与群又是不同的,因群成员的构成而异。家庭群、工作群、同事群、战友群、同学群、老乡群、驴友群、钓友群、家校群、业主群、团购群……删删增增,本人也一度拥有四五十个小群。众群之中,一个无法界定,难以分类的微信聊天群有点特别,群成员近两百人,其活跃度也一直位列第一。

群之特别,一是成员背景多元、来路复杂。机关干部、媒体记者、企业家、自由职业者、高校教师、大学生以及退休干部,从00后到50后,尽在群中,聊得火热。许多人并不相识,只是群主各路社会关系的一个交集。

群之特别,二是群名设计得诗意盎然。群主是高校教授,不知他从哪里复制来一句一句晦涩难懂的词牌和诗句。群里的交流讨论,有时没边没际,难免越界,关、开、关、开,多个回合……粗略统计,前后使用的群名差不多可以出一本诗集了。

群之特别,三是有一个奇特人物时常出没。他高调、张扬、武断,几次气得一些人大跌眼镜、愤然退群。因为群内的舆论压力,他被群主数次安排退出;因为观点碰撞激烈,群起而攻之,他也主动退过群。

这是一个什么特别的群?其实一言难尽。这是一个什么奇特人物?可以略作转述。

不管什么热点、冰点话题,他都可以随性插一嘴,即兴喷一口,人称“ETC”(自动抬杠)。在暴露自己博览群书、信息渊博的同时,他又试图展示不服来辩的自信满满。

“奇人”的可笑,也同时被认为的可恨之处是,他常常忘乎所以,严于律人,宽以待己。

有人看不惯他的骄横,某日将一张他在群里狡辩式聊天的截图转发到另一个群,“奇人共欣赏”。哪知道另一个群恰有“奇人”的故知,他又私信转发给“奇人”,意图挑事。“奇人”是可忍,孰不可忍,立即在群里点名道姓开骂。被骂者,逃无可逃,赶紧现身检讨自己的不是。“奇人”并不善甘罢休,列举种种别人背叛他并被一一成功扳回的陈年往事。他在竭力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,又在肆意披露别人的隐私,而他浑然不觉,怡然自得。

“奇人”有时借题发挥,吐槽人间之虚伪、势利小人,坦陈自己最不能忍受某些人见风使舵、趋炎附势,他认为那是一种真正可怕的底层互害。以他的视角,势利,也是有钱有权有势者的专利,一般人不配。

“奇人”常常直言不讳地炫耀

自己遇见过的名人、高人,参与过的高档宴会,光临过的盛大场面,更是不失时机地宣称自己多么见多识广、人脉超群。不过,看他每天在一个微信群里专一抬杠,流连忘返,不知道他读书会友的时间到底都从哪里挤出来。

你应该看明白了,这是“盛气凌人”,其实算什么“奇人”,不就是生活中屡见不鲜的斗筭小人,那些令人讨厌的人吗?奇怪的是,那个诗意群似乎还缺不得这样的人。换言之,不少群成员甚至对他有着一点难以割舍的依赖。

想想,其实原因也不复杂。

一个微信群,总是一个人唱主角,总是一种声音在接龙,必定单调、乏味、无聊,最终名存实亡。而当微信群里不时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,哪怕是杂音、噪音,也有唤醒、激活或是搅动的作用。“奇人”的每一次退群,群里都会清静几天。但是仅仅几天,有人便开始期待他的出现,或者说期待有一两个的角色出现,转发一些热点信息,触发一些刷屏话题,挑起一些有趣争论。然而,“潜水员”常有,而“奇人”不常有。有人又自作主张或蛊惑群主,将“奇人”悄悄拉进群里,一个濒危、僵尸的群又开始有人不断“添砖”“加瓦”“盖楼”。然后,某一天,“奇人”又可能因为一言不合狂话粗口喷人。然后,不是他退群,就是对方退群。这已不是简单的社交平台,分明升级为一种社交游戏了。

“奇人”的存在,其实也只能出现在松散型微信群里。家庭群、工作群、同事群乃至老乡群,大家知人知面甚至知心,没人会“搭理”,只有“修理”,他不会有立“群”之地。而在一个少半熟人多半陌生人的社交群,“奇人”不再有太多顾忌,可以时不时地发个嗲、撒个野、逞个能。熟悉他的人,知道他底细,不愿戳穿。而更多的群成员,抱一种围观心态,他们很需要“奇人”一类角色制造话题,解闷减压。因为家人、同事乃至朋友,不太可能扮演那种角色。作为潜水的旁观者,有人不能接受,但也并不特别排斥,毕竟他不在身边不在眼前,可以选择忽视或者折叠。而我,倒是乐意将它作为锻炼自己包容能力、承受能力的一个现实场景。

这是微信时代的“斯德哥尔摩综合征”:这个复杂得难以命名的社交群里,在杂乱无章的发言、起哄与喧闹之间,我们看到了一个人间真实:我们反感一种人,但同时似乎又依赖着他。浅层的诉求,需要人出洋相,搞搞怪,调节生活的气氛;深层的想法,需要以他为镜子,反观自身的言行举止,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的卑劣、虚伪;隐秘的念头,需要借他之蛮力,去对付自己更加厌恶的人。事实上,一个群里,人上一百,形形色色,你一定有讨厌的人,有人也一定讨厌你。

某种意义上说,微信群在复杂到一定程度时,往往开始还原或增强某些社会现实,也同时显现人性的弱点:群是虚拟的,问题是真实的。

## 【微情感】

□紫苏

小区门口有几棵黄栌树,枝干笔直,冠大如盖,每到暮秋时分,椭圆的树叶经了几次霜后,就开始变色,从绿到黄,再由黄变红,远远看去,就像一簇簇花团锦簇的“红花”,甚是好看。

于是吸引了很多人驻足,而我每逢经过,也必会捡拾几片喜欢的红叶带回家,夹在书中仿佛就能把这秋的光阴悄悄留住,但也心知“冉冉秋光留不住,满阶红叶暮。”或许这就是单纯的喜欢吧,总感觉一树“红花”之下,更显人间真实。

这天下午,到门口去做核酸,排到我前面的是两个牵着手男子,一高一矮。顿时有些心中好奇,队伍里多是妈妈牵着孩子的人,但两个男子手拉手不离左右还是少见了些。仔细一看,原来是门口盲人按摩的师傅,没有穿工作服,一时没有认出来。

他们手艺还是极好的,前段时间我腰椎不好,在那里做过一段时间的按摩,矮个师傅人特别爽朗,只是他们出行麻烦了些,一般都是两个人结伴而行。这时就听矮个师傅对高个说,“一会查完了去看看红叶,听说现在特别漂亮”。高个点头嗯了一下,显然也是赞同的。

可是他们要怎么看呢?我很疑惑可又不好直白去问。

就听矮个师傅像是在自言自语:“虽然看不到,可用耳朵去听一听风吹叶子的声音,用心去感受一下阳光穿透红叶的温暖总是好的。”原来是这样,即便身处黑暗,也会心向阳光。

果然两个人查完后,朝着红叶黄栌的方向摸索着走去。

不知红叶是否感知,在这天的午后,有人特意来用心感受它

们的存在。

树下最常见到的还有一对白发苍苍的老人,每天老人都会推着老伴来树下遛弯,自己坐在树下的长椅上看看报纸,老伴则坐在轮椅上,有时还会就着阳光睡上一小觉,老人偶尔起身给老伴盖一盖快要滑下去的薄毯。两个人相伴并无多言,我也并不知道他们的故事,但远远望去,定格的红叶、白发,仿佛可以代表这世间的万般柔情。

有人说“万千荣耀,不及日日晨昏间的琐细”,或许真正的爱情,就是藏在无数个看似平淡的细水长流之中。

“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”,“愿得一心人,白首不相离”,大抵这样的爱情,人人羡慕之。

还有一个小孩子,每天定时在树下等妈妈回来,可是他的妈妈听说当年在他生时就已经去世了,但所有的人都瞒着他,不忍心告诉他真相。有时,世间的分离总是这样残酷,世间也总有那无可奈何之事。是让你去接受,而不容你拒绝的,就像《花田半亩》中所写到的:遗憾是常常的,孤独是常常的,生来是品尝苦味,生来便是看尽无常变幻。但有一丝希望总胜过绝望吧!希望他平安长大。

黄栌树下,有人来,有人往,有匆忙送娃的妈妈,也有下班晚归的打工人,更有不谙世事的孩童和看尽沧桑的老者,黄栌树还有一个别名“烟树”,像极了这普通人家的烟火气,一点一滴都是这样的鲜活亲切。

随着冬天的来临,黄栌树终于也掉光了最后一片红叶,树下人影也渐渐稀少了起来,待到明年红叶时,只愿这时光不老,愿你我无恙,等我再摘下一片红叶,悄悄珍藏。



## 【眼中情】

□陈昊涵

“好,我马上就到!”一阵急促的对话将我从睡梦中吵醒。“我得去处置防汛!”只听清这半句话,就看到父亲的身影消失在雨幕中。我努力睁开眼睛望向墙上的挂钟——此刻,凌晨两点十分。

这就是我的父亲。一位平凡的基层工作者,这种风里来雨里去的节奏,已经成为日常,特别忙的时候连续好几天都吃住在单位,能够见到他竟然成了我这个当女儿的奢望。

有一次,妈妈踩着凳子笨拙地换灯泡,爸爸通过视频远程指导,没想到又挨了妈妈一通抱怨:“今后就别回来了,跟你们辖区居民过去吧”。爸爸听了只是嘿嘿地笑着提醒妈妈站“稳当点”。

“看你红眼睛都快成兔子了,就不能抽空多睡会啊!恨不

得冻成冰棍才好!”不知不觉把火发完了的妈妈又开始唠叨起来:“这么大年纪了,一点也不让人省心,也不知道腰椎间盘咋样了?天天扎着带钢板的护腰不难受嘛……”这就是他们之间的事,争吵之中裹着丝丝的甜。

和爸爸在一起的日子是我 happiest 的时光。他会带着我去西部湿地公园看五彩缤纷的郁金香花海,去游乐场尖叫着挑战过山车,累了便依靠在他宽厚的胸前踏实地小憩。一天傍晚,我们登上高高的千佛山顶,一起眺望山下的城市美景,爸爸说:“孩子,你看咱们的城市多美啊!这是咱们自己的家,也是大家的家。爸爸的愿望,就是要守护好这个大家园,让更多的孩子跟你一样幸福快乐。”

那一刻,我突然理解了他和他这几年的苦与白发。每个人都期待幸福,可很多人的肩膀上,不光有自己的幸福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 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徐静 美编:陈明丽

【心理X光】

## 微信群里的综合征